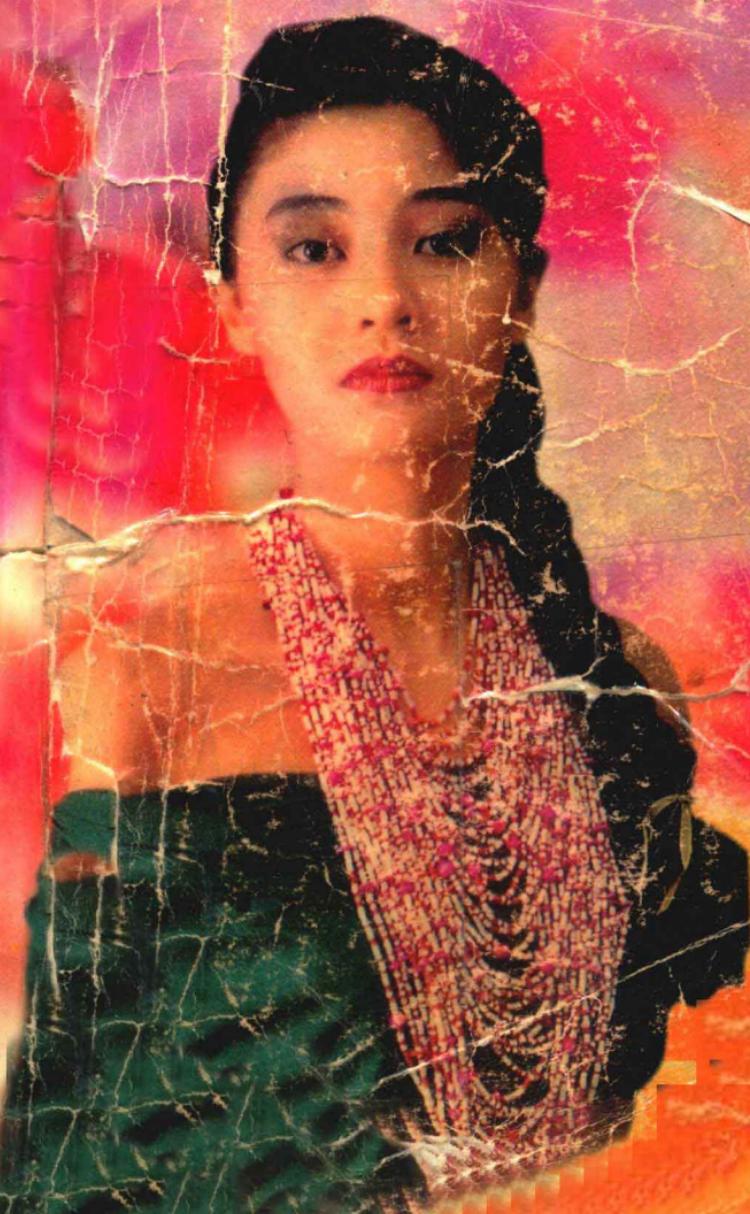


CP
嗨！偷心俏佳人

于晴 著（台湾）



责任编辑:李刚

封面设计:符晓笛

**于晴作品系列
嗨,偷心俏佳人
(台湾)于 晴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
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0 字数:128 千字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5378-1731-0/I·1691 定价:8.80 元

内 容 提 要

舒毅承诺孤儿蓝霏霏替她换回价值二千万的孤儿院地契，条件是——她得当他两个月的冒牌未婚妻，以安抚他即将不久于人世的父亲。

住进舒家的霏彷若暖阳般，以她的爽朗，机智和慧点牵累了他们父子间原本淡漠疏离的感情，她的纯真善良、更使得一向孤傲冷漠的舒毅为之动心，然而，这一切原本不过开始于一场无情的交易，什么样的契机会让这一切峰回路转，让这一对有情人弄假成真，终成眷属。



楔子

“慈悲的天父！”

一声惊呼从远渡重洋，来到台湾传授福音的玛丽亚修女嘴里溢出。

“玛丽亚，上帝的考验让你吃不消了吗？”严厉的声音响起。

年长十岁的安琪修女拥有玛丽亚所没有的稳重个性。为了让她能够适应从今以后的苦日子，安琪修女特地舍平坦大道而从山林小道做为考验，直到玛丽亚暗呼受不住。

但现在玛丽亚无暇顾及其他，快步走向树丛之后。“不，我看见了一个无助的孩子。”她拉出一个还不到四岁的小女孩。

“噢！”同样的惊乎从安琪修女嘴里吐出。她无法置信的盯着小孩子小腿上被血迹浸湿的白手绢。

出于母性，玛丽亚立刻撕下衣角，换下已经染成红色的手绢。“孩子，你的家人在哪儿？我带你去找他们。”她以不纯熟的中文温柔问道。

一双黑白分明的眸子惊悸的凝视着她，小巧的嘴巴紧紧闭着。

安琪修女靠上前。“这一定是上帝的旨意。没有她，这个孩子可能因为伤口溃烂甚至失血过多而死。玛丽亚，我们必须顺从上帝的旨意带她离开这里。”

“可是她的家人……”

“如果她的舅舒奇没里，就不会让她受到这种痛苦而不送医急救。”安琪修女排斥这种家庭令汗。“在南部建立一所孤儿院；此次北上主要是为了募款，



嗨！偷心俏佳人



却没想到会遇上一个浑身沾满血迹、需要帮助的孩子。

玛丽亚心疼的抱起始终睁着大眼睛望着她的小女孩。

“乖，小丫头，我们马上送你到医院，到时候你就不会痛了。”她哄着小女孩。

“痛痛。”紧闭的嘴巴突然开口，小小的皱摺在她眉间聚集起来。

玛丽亚心疼莫名。

“别怕，有玛丽亚在，很快就不痛痛。”

她们抱着小女孩离开这里。



嗨！偷心俏佳人



A

舒大刚突然间倒了下去，没有任何预警与通知，在场的人只有与他相处四十多年的妹妹舒心兰。

舒家众人急忙赶往医院，年轻医生当众宣布舒大刚来日无多。

舒家三兄妹面色凝重，反倒是舒大刚自己看开了。

他对于死亡没多大恐惧，唯一遗憾是未能亲眼见到子女在他有生之年找到好归宿、好婚姻，所以他趁这个机会说出心中的想法。

但他发现两个儿子似乎对结婚这个念头相当不感兴趣。

他不满的皱起眉头，看向大儿子舒毅。“你还没有结婚的打算？”他无法相信他刚才所听见的。

舒毅随意点了头，深刻严肃的脸色并未透露出太多的表情。在某些时候他温文尔雅的脸孔中所散发出来的冷漠让女人又惧又爱。

他冷淡的回答：“在五年之内，我是不可能结婚的。尤其目前我的公司尚在扩展阶段，没有自找麻烦的必要。”

“五年之内？”舒大刚吼道，一点也不像病人膏肓的样子。“为了那间小公司，你一竟然连结婚都不肯，你是打算先气死我，是不是？”

舒毅的表^是厌烦中带些微许的不耐。“不是我不肯，是没有余力应付那种额外的灾难。^是你可以找舒奇完成你的心愿，他也是舒一份子。”

在一旁聆听的舒奇没想到他大哥会把责任推到他身上。

他吓出一身冷汗。“爸，你明知道我事业无成，外加风流花心、倜傥不羁，





没办法对一个女人定下心；何况长幼有序，大哥不结婚，我怎么能谈婚姻大事呢？”他的话惹来舒毅的怒瞪。

谈到婚姻，他们之间便毫无手足之情。

舒大刚恼羞成怒的瞪着他的儿子们。“看来你们都不愿意遵从父命了？”

两兄弟站在同一阵线，一致点头。

“你们是打算让我死不瞑目，是不是？”他的声音几乎震破屋顶。“没想到我舒大刚生了两个儿子，全是不肖子，连我最后的心愿都不愿意为我完成！”

“你会长命百岁的。”舒毅淡然道。

“幸亏我先为苓苓订了婚事，否则我真不敢相信你们三兄妹竟然会如此的悖逆我”

舒苓苓一脸无辜。“爸，我又不跟他们一样，你扯上我干嘛！”她特意看了舒毅一眼。“既然舒毅认为时机未到，你也就别逼他们了，当心狗急跳墙。”

“苓苓，你说我是狗？”舒奇抗议。她耸耸肩。“一个好的形容词，不是吗？”“苓苓……”

“都给我闭嘴！”舒大刚几乎气得七窍生烟，他一直以为事情如他所愿。“无论你们两兄弟愿不愿意，总之，在我死之前你们都得带自己的老婆来见我，否则我做鬼瞑目。”他下了最后通牒。

“父亲……”“爸……”“够了！”一直在旁静观舒家人争论的舒心兰而终于开口了，她平静的凝视着两兄弟。

“连你们父亲唯一的心愿，你们都不愿意为他完成？这就是人们做儿子的态度吗？”她话一出口就让两个男人缄默了。

她满意的点着头。“算你们还有点良心！我相信你们也能体谅一个老人希望在有生之年亲眼目睹儿子得到幸福……”

“我怀疑会有幸福可言。”舒奇喃喃道，却遭来她一记白眼。

他马上住口不语，并不是他惧怕舒心兰的威严，而是担心她的得理不饶人的演讲会继续持续下去，让他们不得安宁。

他的父亲舒大刚在表面上俨然是一家之主的样子，但就舒奇的看法，他相



嗨！偷心俏佳人



“上帝会帮助我们的。”玛丽亚修女顽固的坚持着。

“玛丽亚修女，你也说过上帝是不会帮助不劳而获的人，如果接下来的两个月我们仍然把时间花在祈祷上，我保证露宿街头将是孩子们唯一的选择。”

玛丽亚眯起老花眼。“我们尽过力了，孩子。向四外募款是我们唯一的方法，而你也知道过去一个礼拜所募得的款项几乎偿还不了利息。”

“这就是了。”蓝霏霏皱皱鼻头。“人们总是乐于对出名的慈善团体捐款，对于我们这种微不足道、穷山僻壤的小孤儿院根本是视若无睹。”

“这并不能怪他们。”玛丽亚修女始终相信人类。

“那我们应该怪谁呢？安琪修女？”

安琪修女就是二十年前为了筹款而将土地抵押给了丁尔健的年迈修女，也是让她们跑在这里请求上帝帮助的主因。

“孩子！你怎么能用不敬的语气亵渎已经回到上帝身边的安琪修女？你应该为自己过份的言词感到羞愧。”

“我太过份了。”她承认道：“安琪修女是为我们着想，只不过她太善良，不愿相信人类阴险的一面。她绝不会想到丁尔健竟然在一百万的借据上动手脚，造成今天难以收拾的局面。”

“是的。”玛丽亚修女也赞同她的话。“所以我们必须靠自己来解决问题。”她决定道。玛丽亚带着过份的吃惊看着她。“孩子，你打算做什么？”她耸耸肩。“目前还没打算。不过，无论如何我是绝不会让孩子们流浪街头的。”

玛丽亚历尽风霜的老脸上表情突然一片空白。

“我很高兴你有这份心，孩子！但我绝不允许你去做不合法的事情。”

“不合法。”“偷东西。”“偷？”蓝霏霏恍然大悟，气恼自己未曾想到这个办法。“孩子！”玛丽亚的语气严厉起来。“由你的脸上，我看到了你有这个想法。”“这实在是个好办法。”“这是罪恶的，我们不能投向魔鬼的怀抱。”“但这是唯一可以拯救孤儿院的方法。”蓝霏霏聪颖的脑子迅速组织起来。

“我绝不允许从孤儿院出去的孩子沦为魔鬼的仆人。”玛丽亚双手合十。这个话题不能再度提起，它已经从我们心中革除，即使它是唯一可以拯





救我们的方法。”她强调着。

蓝霏霏扬起眉，对于玛丽亚修女一再强调这是拯救孤儿院的唯一方法而感到好笑。

与年逾六十的玛丽亚修女相处二十年的经验得知，玛丽亚修女虽然笃信神爱世人，也付出爱心赐福人群，但她总认为玛丽亚修女有一颗连撒旦都望尘莫及的大脑。

“孩子，你总是胡思乱想，注意力不集中。你一直是孤儿院中最聪明也最令人头痛的孩子，你刚听清楚我的话了吗？”

她回过神来，微笑道：“是的，我听清楚了。我一直是院里的头痛人物。”

玛丽亚不悦的挥挥多皱的老手。“我不是指这个。我是说，你绝不能用偷窃来解决目前的困境，即使是他们以令人发指的方法欺骗了我们这群无辜而善良的人们——你听清楚了吗？”

“我知道了。”她安份道。“既然我们之间已经取得共识……”玛丽亚满意的闭上双眼。“你就必须忏悔刚才所生的邪恶念头。”她喃喃的祷告着。

蓝霏霏几乎爆出笑声。

邪恶的念头？她怀疑是谁该忏悔！



披着一头柔顺长发，洋溢着中国传统美的詹小卿甫下飞机。

她看着、听着、甚至闻着故乡的一切，包括故乡的味道、熙来攘往的中国人、亲切熟悉的言谈，甚至连空气也随着地方的变迁而有所不同。

她深吸口气，默默而欢欣的欢迎自己回来。离开这里五年之久，所有的一切似乎是那么的熟悉又是那么的陌生，一如她多变的心情。在熟悉之中挟带微许的陌生几分莫名的兴奋感。

五年的时间过了，她回国了，拒绝了男同学的追求、拒绝异乡人，为她心底始终摆着一份她自以为是迷恋的感情，她无法忘却了的看法，





,她回来了。回来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他一个机会。

五年前她或许害羞而不擅表达自己,但现在的她已经经过时间的历练,她信她有足够的自信及勇气面对一切,包括她的感情世界。

她提着行李,在人群中张望,然后她看见了她父亲詹元亮正朝着她挥手。

她感到一股暖流滑过心底,她走了过去。

“爹地。”放下行李,她亲昵地投入他的怀抱。

詹元亮拍拍她的肩,难掩心中激动。“好女儿,你总算回来了,我还以为你算在国外落地生根,做个假洋鬼婆子呢!”

他虽然已经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但并无损于他威严高大的外表及幽默言词。

她柔柔的笑了,左颊浮起个小小的酒窝。

“爹地放心,我向来偏好中国人。”她探头向他身后。“就你一个人,世甫哥?”

“呃……他公司临时有事,没办法亲自过来。”她注意到女儿失望的神情,道她心底在想些什么。

他特地补充一句:“乖女儿,你有爹地接机还不满意?”“不,我不是这意思……”“没这意思最好。世甫不在场也好,反正晚上他总要回家,你迟早会见到。”詹元亮微笑道:“你离开的这几年,这里改变不少,不如明天叫世甫请假,你到处走。”

“世甫哥有事忙,没必要打扰他……”她几乎灰心了。

她一直以为即使她在程世甫心中不足以担当他的女朋友,但起码也应该一些份量,她没想到一句临时有事比她的归来还重要……

或许他根本不想见到她。

她的眼眸迅速黯淡了下来。

詹元亮不是不知道自己女儿的心事,他叹了口气。

“乖女儿,天底下不是只有世甫一个男人。”“天底下却只有一个叫程世甫人。”她轻声答道。“傻孩子!”





詹元亮知道自己女儿的痴情也无话可说，他只期待程世甫能回应这一份苦恋，否则他唯一的女儿极有可能独身一辈子。

詹小卿强打起笑容。“如果不傻，就不是你的孩子了。自从妈咪去世后，你对她的感情还不是二十年如一日。”

他摇摇头，提起她的行李。

“出国几年，连嘴巴也锋利不少。我真怀疑当初那个像小绵羊一样乖顺的小卿卿到哪里去了？”他打趣道。

“那只小绵羊已经脱胎换骨了。”她眼里燃起一簇光采。“站在这里的詹小卿不再是那个畏畏缩缩，对自己没自信的小女孩了。无论世甫哥如何的忽略我，我都打算让他正视我的存在。”

詹元亮扬扬眉，对于这段出自于他女儿口里坚定的誓言有莫大的惊奇与信心。五年前的詹小卿或许胆怯，但他可不认为五年后的詹小卿身上有任何胆怯的影子。他甚至敢打赌她这次回国定居必定有强烈的企图心，当然是指对程世甫的感情而言。

他期待着两人会晤的时候程世甫吃惊的表情。

他更期盼看到程世甫惨遭滑铁卢的可怜模样。

那个日子已经不远了。



蓝霏霏收拾行李，以休息散心为名，徵得玛丽亚热切的同意连夜北上。

她暂住在昔日孤儿院的结拜姊妹唐佳佳的家里。而唐佳佳也满心欢喜的欢迎她，打算在未来的两个月里叙旧情，顺便略尽地主之谊，然而一切的安排全在蓝蓝霏霏说出来台北的真正目的后她告结束。

她甚至无法怀疑她的好友脑子里到底塞了多少愚蠢的念头。

“蓝霏霏，你疯了。”唐佳佳嘶吼的说出第一个浮现在她心底的想法。

她真的没想到往日在孤儿院的挚友会提出如此荒唐的要求。





“我以为你只是来台北玩玩，果我略尽地主之谊而已。”她忍不住提醒霏霏，希望她放弃这种可笑的想法。

“我本来就是打算来玩玩的嘛！”蓝霏霏一脸无辜。

“少来！你这个小骗子，从小被你骗得还不够，连搬来台北也遭你连累。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要拿扫帚赶你走？”

“小佳佳，我才不过刚来半天，你打算让我连气也来不及喘一声就被踢出门？”霏霏微笑道，同时吃起桌上的饼干，脸上挂着一副吃完她的表情。

“你不过刚到半天，就已经把我的生活搞得鸡飞狗跳，我真不敢想像接下来的两个月会被你毁成什么德性。告诉我，霏霏！刚才我所听到的一切全是在做梦。你只是来台北散心两个月没别的阴谋，时间到了你就自动离开。”

“不，刚才我所说的全是真的；而现在是白天，你唐佳佳从不做白日梦。”霏霏自己倒是平静得很。

“你以为我会帮助你？你简直痴人说梦！”唐佳佳双臂环胸，来回踱着步。

“这只不过是件小事而已……”

“一件小事？”唐佳佳从鼻子里重重哼一声。“我可不想因为这件小事毁了我后半辈子。你以为这只是三岁小孩拿糖果那么容易吗？”“差不多。”“你疯了！霏霏，我是不可能帮你的。你知道我花了多少功夫才爬上今天的地位。当初我不过是一个小小高中毕业，毫无人事背景的孤儿，幸而丁尔健赏识我，肯给我一展长才的机会，你以为我会放弃大好前程，陪你一起做愚蠢的白日梦吗？”

“我只希望你提供一点情报，不会毁了你的大好前程。”

“不会才怪！”她咕哝道，突然想起一件事。“玛丽亚修女知道你来台北的真正目的吗？”

“我敢打赌她绝对知道，而且十分清楚。”

唐佳佳怀疑的看着她。“玛丽亚修女会容许你这种荒唐可笑的行为？如果我记得没错，她的理论里并没包括偷窃这一项。”

“事关孤儿院，她就会自动加上这一项。”霏霏想来就好笑。“这甚至是她





一手策划的，而我只不过是一个执行命令的喽罗。”

唐佳佳翻翻白眼，知道霏霏说得没错，毕竟她也曾受其殃过。

“幸亏我有先见之明，早在几年前就搬离那里。”她喃喃道。

“这表示，你愿意帮助我？”

“你做梦！”她唐佳佳不是一个愿意拿自己前程交换友情的老好人。

霏霏慢条斯理的望着她。“即使有孤儿院一百多个孩子的生存问题，你也不愿伸出手拉他们一把？”

“你明知道我自私自利，不是专扫他人们门前雪的大好人！”唐佳佳坦承道。

“我是知道，”霏霏没指出孤儿院也曾是她的家。“但我只要你透露一点小道消息，身为丁尔健的秘书，你应该很清楚他的一切行踪。”

“我是他的秘书，不应该背叛他。”

“而他以欺骗手段取得土地就是应该的吗？”

唐佳佳犹豫不决。“你保证即使被抓，也不会供出我？”

“我发誓。”

唐佳佳皱起眉头。她相当感激丁尔健的提拔，但也却不甚欣赏他的为人。尤其在他欺骗孤儿院土地这一项，她甚至十分不齿；但她也必须保住这个饭碗。

她考虑半晌。“好吧我可以帮你找机会偷出孤儿院的地契。”她不安的补上一句：“你真的不会供出我？”

“以我的名誉发誓。”蓝霏霏吞下最后一块饼干，起手起誓。

“勉强相信你。”唐佳佳想了会儿，眉间仍是忧心一片。“今晚可能有个现成的机会。”

“这么快？”

“是丁尔健的生日宴会，邀请不少商界人物在阴明山的别墅庆祝，你可以试试看。”

“他会把借据及房地契放在别墅里？”

“试试总没错。我在他身边当了四年秘书，他绝不会把重要东西扔在家





里。别墅倒有几分可能，平常除了他自己，很少有人去过。”

蓝霏霏思考这个可能性。“你能帮我弄张邀请卡吧？”

“邀请卡早送出去了，除非你能找到熟识的人当他女伴混进去。”

“临时要我上哪里找人？”她一脸求助的看向唐佳佳。

“小姐，我已经提供这个情报给你，你不要得寸进尺。”

“帮人帮到底。想想看那些露宿街头的可怜孩子们。”

唐佳佳无奈的叹口气。“你是吃定我了。好吧！丁尔健把生日宴交给我办，我可以让你充当侍者混进去，这样你满意了吧？”她自认倒楣。

“相当满意。”蓝霏霏甜甜一笑。“小佳佳，你还有可以吃的零食吗？我快饿死了。”

唐佳佳这才注意到看电视长片准备的零食早已经被她一扫而空。

“饿死活该！”唐佳佳怒骂道。

她后悔年少无知，认识这个古灵精怪的蓝霏霏。她甚至怀疑未来的两个月，她的日子将会有多么的难捱。

她真的后悔认识了蓝霏霏。



三杯咖啡分别搁在三个男人面前。

舒毅、程世甫以及钟彻。

三位“欧亚”合夥人待在会客室。前两者闷闷不乐，只有钟彻一脸开心。

“好像大难临头似的，又不是世界末日。”钟彻调侃道：“只是结婚与感情问题罢了，你们干嘛一个个愁眉苦脸，像是有人拿枪逼着你们似的。”他帅气的脸孔带着浓浓的笑意。

舒毅冷淡的投给他一个严厉的眼神。“看见这种情形，你似乎很开心？”

“我是很开心，不过不是为你的苦瓜脸，而是我南部的小妹上台北来了。”





“这有甚么好开心的！”程世甫叹息着。

他拥有一张眉清目秀，但称不上英俊的脸孔，高瘦的身躯时常散发忧虑的气息。

一如现在，他的眉头聚成小山，瞒怀的心事不吐不快。

“为什么不开心？我跟霏霏三年不见，连她的毕业典礼也因为临时出差而来不及参加，现在她来台北，我当然开心。”

“我跟我妹妹五年不见，我倒不觉得有什么好开心的。”程世甫淡淡的说道。他一想到今晚没有理由不见詹小卿，整颗心就忐忑不安，不知是紧张或是期待。

“而要我在两个月之内找个新娘子也不是件开心的事。”舒毅抱以同样的冷漠。

“我同情你们，但并不代表我有义务看你们的苦瓜脸。日子总要过下去的嘛，不如开开心心的，岂不更好？”钟彻啜了口咖啡。

“有没有考虑当传道者？”舒毅嘲讽道。

“除非‘欧亚’垮了，否则不列入考虑。”钟彻咧嘴一笑：“反正迟早要结婚，你不如现在找个好女孩娶了算了，算是对舒伯父一个交代。”

“说得容易！你要我在街上随便抓一个？”

“你不是有很多候补人选吗？在其中挑一个就可以了。”钟彻看得简单。

“那些‘候补人选’会啃得连我的骨头都不剩，如果你喜欢，我可以介绍给你。”

钟彻急忙摇头拒绝。说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要他结婚起码还得等上好几年；再说了见过那些世故、圆滑的“候补人选”，她们的确会把男人的骨头啃得一点不剩，如果她们还算好心的话。

舒毅冷哼一声：“你何不建议其他的？”

“你干脆找个‘冒牌’未婚算了。”钟彻脱口而出。

“‘冒牌’未婚妻？”舒毅及程世甫被这个念头吸引住了。

钟彻耸耸肩。“只是个小建议。如果舒伯父真的希望在有生之年亲眼看





见你结婚，而你目前仍没这打算的话，找个冒牌货倒是不错的建议。”

“上哪儿找冒牌，未婚妻？”程世甫暂时放下自己的问题，问道。

“看舒毅自己啦！也许你的女朋友里有适合的人选？”

‘她们会设法弄假成真，名副其实的成为舒家大少奶奶，再说父亲也不可能相信我会娶那些女人。’

“我完全赞同。”程世甫几过舒大刚一、两次面，知道舒毅那些“女朋友”在舒大刚眼里是绝不可能合格的，因为她们太过世故、太……花枝招展了。

钟彻举起双手。“我可是无能为力了，我给你建议，但那不代表我还得为你找适当的人选。”

“看来我必须自己动手了。”舒毅想起一件事。“今晚丁叔生日，我必须早点离开。”

“没问题。”

“如果你想去的意愿不高，我可以代你过去。”程世甫自告奋勇，原因无它，他想逃避现实，能多晚回家就多晚回家。

“谢了！不过，我已经答应父亲，亲自过去恭贺丁叔，毕竟他是苓苓未来的公公。”

程世甫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你尽管去吧！”钟彻和舒毅都没注意到他的表情。“我的建议你好好考虑，如果找到‘冒牌’未婚妻，别忘了通知我们一声。”

“当然。”舒毅一脸严肃。“在这之前，你们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我们等着听。”

“我件事我不想让其他人知道。”

“即使是舒奇？”

舒毅点点头。“至少在父亲有生之年，我不希望除了在场的你们，还有其他舒家人或是其他外人知道有关我打算找个‘冒牌’未婚妻的事。”

“保证守口如瓶！我可不像舒奇一样天生多嘴。”钟彻起誓道。

舒毅相信他。





第一次，他觉得困厄多难的前景露出一丝曙光。



当晚，舒毅应邀来到丁尔健的别墅。

丁伟恩——丁尔健的儿子，舒苓苓的未婚夫连忙离开谈得正兴起的朋友中，朝他迎面走过来。

“舒毅，好久不见。我还以为舒伯父会派舒奇过来，毕竟他才是那个喜欢梭在宴会中乐此不疲的花心公子。”

“他最近正忙着找新娘。”

丁伟恩点点头。“我听苓苓说过。但我仍无法想像舒奇结婚的模样，你开在物色了吗？”他好奇问道。

舒毅冷淡地看他一眼。“我认为你有空打探小道消息，不如多花时间追求苓。”他知道丁伟恩多嘴的程度不下于舒奇。

丁伟恩只是回他一个耸肩。

“我和苓苓之间只是一项为了拉拢彼此合作关系而订定的政策性婚姻。不排斥它，也不会特意去培养感情。我和苓苓彼此都有共识，结婚后她玩她，我玩我的，你不用担心我们。”

“即使如此，你也该对苓苓认真点。”他皱着眉说道。

“我们一个礼拜见一次面已经足够了。”丁伟恩似乎有意结束这个话题，“舒伯父最近还好吧？”

“好得不像只剩下两个月生命的人。”舒毅从侍者手中拿起一杯马丁尼。“丁叔宴会办得相当。”他随意扫射在大厅中分成好几堆正热烈讨论的宾客，丁健正跟几个民意代表谈得热络。

“如果不成功，就不是丁尔健了。爸的事业愈做愈大，也该是我加入的时了。”

舒毅扬起眉。“听起来你似乎不太热中？”

